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3038

No.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





詩註疏卷第五十五

漢鄭氏註

唐孔穎達疏

緇衣第三十三

陸曰鄭云善其好賢者之厚故述其所稱之詩以為其名也緇衣鄭詩

美武公也劉獻云

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也

也其詩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粢餐也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言緇衣之賢者居朝廷宜其服也我欲就為改制其衣反欲與之新衣厚之而無已此於別錄屬通論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註言

君不苛虐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

○子言之曰此篇二十四章唯此一

子言之後皆作子曰易以豉反下疏子言至煩矣。同苛音何錯七故反本亦作措同疏正義曰此篇凡二十四章唯此云子言之曰餘二十三章皆云子曰以篇首宜異故也。為上易事者為上謂君君上以正理御物則臣事之易也。為下易知也者為下謂臣臣下無姦詐則君知其情易也。則刑不煩矣者君易事臣易知故刑辟息止不煩動矣然此篇題縙衣而入文不先云縙衣者欲見君明臣賢如此後乃可服縙衣也。

子曰好賢如縙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

不試而民咸服註縙衣巷伯皆詩篇名也縙衣首章

曰縙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

子之粲兮言此衣縙衣者賢者也宜長為國君其衣



敝我願改制授之以新衣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

巷伯六章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

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其惡惡欲其死亡之甚也

爵不瀆者不輕爵人也試用也咸皆也注好呼報反

反惡惡上烏路反下如字注同巷戶降反巷伯小雅

篇名愿音願還音旋粲七且反衣縙衣上於既反下

如字讒人本又依詩作譖人投畀必利反大雅曰儀

刑文王萬國作孚註刑法也孚信也儀法文王之德

而行之則天下無不為信者也文王為政克明德慎

罰疏子曰至作孚。正義曰此一節明好賢惡惡賞

朝服也諸侯視朝之服緇衣素裳鄭武公桓公父子
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鄭人善之願君久留鄭國服
此緇衣衣服敗破則又作新衣以授之故以歌此詩
是好賢之詩也詩人以緇衣為鄭風之首故云好賢
如緇衣也。惡惡如巷伯者巷伯亦詩篇名也巷伯
是奄人為王后宮巷宮之長故為巷伯也幽王信讒
寺人傷讒而懼讒及已故作詩以疾讒也其詩云取
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
畀有吳是惡讒人之甚故云惡惡如巷伯也。則爵
不瀆而民作愿者此解好賢也瀆濫也愿慤也君若
好賢如緇衣則爵不濫而民皆謹慤也。刑不試而
民咸服者此解惡惡也試用也言君惡惡如巷伯則
刑措而不用民皆服從。大雅云儀刑文王萬國作
孚者此大雅文王之篇諫成王之辭儀象也刑法也
孚信也言成王但象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萬
國無不為信也言皆信敬之故云萬國作孚猶文王
明德慎罰為民所敬信引之者證上爵不瀆刑不試
也。緇衣至甚也。正義曰緇衣者詩鄭風美鄭

相公武公詩也巷伯刺幽王之詩也故去皆詩
云緇衣之宜者言桓公武公並皆有德堪為國
國人願之言德宜著此緇衣破敝我又欲改更為新
衣云適子之館兮謂嚮卿上治事館舍云還予授子之粢
兮者從館舍迴還來嚮本國我即授子以粢餐兮也
鄭人愛桓公武公之甚矣是好賢也緇衣者諸侯朝
服故論語云緇衣羔裘注云諸侯之朝服其服緇布
衣而素裳緇帶素鞞故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
帶素鞞注云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
色者衣與冠同也知朝服十五升者雜記文知用布
者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故知布也知素
裳者以冠禮云素鞞鞞從裳色故知裳亦素也若士
之助祭者則鞞用緇不與裳同色熊氏云玄冠用黑
緇為之其義未甚明也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

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註格來也遜逃也反格古遜

反亦作遁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

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註涖臨也孫順也音佩

下注同涖音利又音類孫音遜注同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

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註甫

刑尚書篇名匪非也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

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嚴刑

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為法於是民皆為惡起倍

畔也三苗由此見滅無後世由不任德蚩尺之反

俗字非也疏子曰至世也。正義曰此一節明教

也君若教民以德整民以禮則民有歸上之心故論

語云有恥且格。甫刑曰苗民匪用命者此尚書呂

刑之篇也甫侯為穆王說刑故稱甫刑匪非也言苗

民匪用命者命謂政令言苗民為君非用政令以教

於下。制以刑者言制御於下以嚴刑。唯作五虐

之刑曰法者言唯作此五種刑。謂為法。是

以民有惡德者以此之故民皆有惡德。起倍叛

之心。遂絕其世也者言三苗不任德遂被誅而絕

其世也。註甫刑至任德。正義曰此甫刑尚書呂

刑也而稱甫刑者案孝經序云春秋有呂國而無甫
侯但孝經序未知是鄭作以不案春秋實無甫侯國
語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又云齊許申呂皆由大姜
然則呂即甫也案孔注尚書呂侯後為甫侯故穆王
時謂之呂侯周宣王及平王之時為甫侯故詩崧高
云生甫及申謂宣王時也揚之水不與我戍甫謂平
王時也則孔氏義為是鄭或同之云高辛氏之末諸

侯有三苗者作亂案鄭注呂刑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為居於西裔者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竄之後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以此言之三苗是九黎之後九黎於少昊之末而為亂三苗於高辛氏之末又為亂故此注云高辛以呂刑於此苗民之下云皇帝清問下民又云乃命三后三后謂伯夷之等故以皇帝為帝堯又以苗民為高辛氏之末也鄭以九黎為苗民先祖但上學蚩尤之惡非蚩尤子孫孔注尚書以為九黎即蚩尤也三苗則非九黎之子孫與鄭異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言民化行

不拘於言行下孟反注同上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

矣甚者甚於君也好呼報反下皆同故上之所好惡不可

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言民之從君如影逐表鳥路

子白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

仁百姓劬禹為仁非本性能仁遂猶達也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

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皆言化君也孚信

也式法也赫許百反王

者民之儀表不可不慎故此兼言上有其善則下賴

行仁道達於外內故云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者

此禹立三年則百姓盡行仁道論語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者禹承堯舜禪代之後其民易化論語所稱者謂承離之後故必世乃後仁是以注論語云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啟化之後故也。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者此小雅節南山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之時尹氏為太師為政不平故詩人刺之云赫赫然顯盛之師尹者民具爾瞻視上之所為引者豈民具法則於上。商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慶善也一人謂天子也天子有善行民皆蒙賴之引者證上有善行賴及于天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者是大雅下武之篇美武王之詩孚信也言武王成就王道之信者故為下土法引之者證若有善與為法式也。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章明也。

真正也民致行已者民之行皆盡已心。長行大者友說音悅。

云有棣德行四國順之。棣大也直也。作覺行下孟友。子日至順之。正義曰此一節贊結上經在上。

好仁則下皆為仁爭欲先他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者章明也。真正也言尊長於人為君者當須章明已志為真正之教尊敬仁道以子愛百姓也。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者言上能化下如此則在下之人致盡行已之意以說樂其上矣。詩云有棣德行四國順之此詩太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也。棣大也言賢者有大德行四國從之引者證上有其德下所從也。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言言

出彌大也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綍引棺索也。音倫。

又古頑友綬也如紉音弗
大索音色索悉洛反
故大人不倡游言

浮也不可用之言也
尚反
倡昌
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

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

行不危言矣
危猶高也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

言行相應也
及下皆同應應對之應
詩云淑慎爾止

不讐于儀
淑善也讐過也言善慎女之容止不可

過於禮之威儀也
讐起度
子曰至于儀
正義

言下所做之其事漸大不可不慎意與前經同也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者王言初出微細如絲及其出

行於外言更漸大如似綸也言綸麤於絲
綸其出如綽者亦言漸大出如綽也綽又大於綸



故大人不倡游言者游言謂浮游虛漫之言不可信

用出言則民皆師法故尊大之人不倡道此游言

人依象之類是也可行也
不可行君子弗言也謂口不可言

其所舍之類是也可行也
不可言君子弗言也謂口不可言

云可行謂君子賢人可行此事但不可言說為凡人

作法不入於口七日不可言說以為法故子思非之喪水

漿君子不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法故子思非之喪水

高也如此化民則民言不危行而法故子思非之喪水

於言。詩云淑慎爾止不讐于儀者此大雅抑之篇
刺厲王之詩淑善也讐過也言為君之法當善謹慎
者證言行不可過也。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
正義曰案漢書百官公卿大夫表云十里一亭十亭
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有遊傲三老掌教化嗇夫
掌獄訟遊傲掌禁盜賊故漢書云張敞以鄉有秩補
大守卒史又云朱邑為桐鄉嗇夫又續漢書百官表

云鄉置有秩三老遊微有秩部所置秩百戶其鄉小者縣所署嗇夫案此則有秩嗇夫職同但隨鄉大小故名異耳名雖異其所佩則同張華云綸如宛轉繩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音導謹也道故

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

於行稽猶考也議也詩云慎爾出話敬爾

威儀話善言也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

敬止緝熙皆明也言於明明乎敬其容止於音

緝七入反熙許其反毛詩傳云緝熙光明也子曰至敬止正義曰此事。道人以言者在上君子誘道在下以善言使有信也。而禁人以行者禁猶謹也言禁約謹慎人以

行使行顧言也。故言必慮其所終者謂初也。其時必思慮其此言得終末可恒行以否。而行必稽其所敝者稽考也言欲行之時必須先考校此行至終敝之時無損壞以否。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者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也話善言也爾汝也謹慎爾之所出之善言以為政教故恭敬爾之威儀言必為人所法則引證言慮其所終大雅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者此大雅文王之篇美文王之詩言穆穆然美者乃是文王於謂嗚呼緝熙皆光明也言文王之德嗚呼光明乎又敬其容止引者證在上當敬其言行也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

註二不一也。長丁丈反下君長同二本或詩云彼

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

民所望也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

章文章也忠信為周此詩毛氏有之二家則亡徐本

作橫音黃蜡仕疏者從容謂舉動有其常度則民

德一者一謂齊一則萬人之德皆齊一不參差詩云

彼都人士者此小雅都人士之篇刺幽王之詩幽王

之時君臣衣服無常故詩人引彼明王之時都邑之

人有士行者服此狐裘黃黃然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者周謂忠信言都人之士行歸忠信萬民所以瞻望

以法則之注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正義曰

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也此云黃衣故云

大蜡之服論語云黃衣狐裘故狐裘則黃衣也案詩

注云狐裘取温裕而已不云大蜡此云蜡者以正衣

解之詩謂庶人有士行非關蜡祭之事故為温裕也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

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志猶知也尹吉曰惟

躬及湯咸有壹德吉當為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

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為咸有壹德今亡咸皆也

君臣皆有壹德不貳則無疑惑也音誥羔報反詩

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或作貳音二疏子曰至不

曰為上可望而知也者謂貌不藏情可望見其貌則

知其情為下可述而志也志知也為臣下率誠奉

上其行可述叙而知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

德者吉當為告是伊尹誥大甲故稱尹誥則咸有一
德篇是也言惟尹躬身與成湯皆有純一之德引者
證上君臣不相疑惑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者
此詩曹風鳴鳩之篇刺曹君之詩言善人
君子其儀不有差忒引者證一德之義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瘧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註章

明也瘧病也。皇云義善也瘧丁但反詩云靖共爾位

好是正直作恭好呼報反。註子曰至正直。正義曰

病也言為國者有善以賞章明之有惡則以刑瘧病

之也。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者此詩小雅小

之篇刺幽王之時也言大夫悔仕亂世告語未仕之

人言更待明君靖謀共其爾之祿位愛好正直之人

然後事之也引之者證上

民情不二為正直之行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註難知有姦

心也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

民不惑矣註淫貪侈也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

禁。烏路反注同後昌氏反又武氏反臣儀行不重

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註儀

當為義聲之誤也言臣義事君則行也重猶尚也援

猶引也引君所不及謂必使其君所行如堯舜也不

煩以其所不知謂必使其知慮如聖人也凡告喻人

當隨其才以誘之。行如字援音哀詩云上帝板板

下民卒瘡註上帝喻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瘡病也

此君使民惑之詩。亦作瘡辟匹亦反字亦作僻同小

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註匪非也註勞也言臣不

止於恭敬其職惟使王之勞此臣使君勞之詩也共

音恭皇本作躬云**疏**子曰至之叩。正義曰此一節躬恭也叩其恭反

君之與臣各得其所。上人疑者謂在上之君多有疑二則在下百姓有疑惑也。下難知則君長勞者

若在下之人心懷欺詐難知其心則在上君長治之勞苦。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

則民不惑矣覆上百姓惑淫貪也言如此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

則君不勞矣者覆上君長勞如此則君不勞臣儀行者儀當為義謂臣有義事則奉行之不重辭者重尚

也為臣之法不尚虛華之辭不援其所不及者謂君才行所不能及臣下不須援引其君行所不能及之

事謂必使其君所行如堯舜也不煩其所不知者謂君有所不知其臣不得煩亂君所不知之事令必行

之臣能如此則君不勞苦。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上帝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瘁病也言君上

臨下民盡皆困病引之者證君使民惑之事此詩在雅板之篇刺厲王之詩。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

叩者小雅巧言之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小人在朝不止息於恭敬惟為姦惡使王之叩勞引之者證臣使君勞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

註言政教所以明賞罰

列反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

註康康叔也作誥尚書篇名也播猶施也不行字耳

迪道也言施刑之道。音狄衍延善反**疏**子曰至不

也者皇氏云言在上政令所以不行教化所以不成

也者皇氏云言在上政令所以不行教化所以不成

者祗由君上爵祿加於小人不足勸人為善也由刑罰加於無罪之人不足取其為惡由賞罰失所故致政之不行教之不成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者刑爵不中則懲勸失所故君上不可輕褻之。康誥曰敬明乃罰者證刑罰不可褻也。周公作康誥誥康叔云女所施刑罰必敬而明之也。甫刑曰播刑之不迪不為衍字迪道也。此穆王戒羣臣云今爾何監非是伯夷布刑之道言所為監鏡者皆是伯夷布刑之道引之者。証重刑之義也。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

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註忠敬不足謂臣不忠於君

君不敬其臣邇近也言近以見遠言大以見小互言之比私相親也。○治音值比毗志反注同親也見賢遍反下同故大臣不可

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

也註民之道言民循從也君母以小謀大母以遠

言近母以內圖外註圖以謀也言兄謀之當各於

其黨於其黨知其過審也大臣柄權於外小臣執

命於內或時交爭轉相陷害○母音無下同柄音秉兵丞反爭爭鬪之

爭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註疾猶

非也○蔽必世反葉公之顧命曰母以小謀敗大作母

以嬖御人疾莊后母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註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臨死遺書曰顧命小

謀小臣之謀也大作大臣之所為也嬖御人愛妾也

疾亦非也莊后適夫人齊莊得禮者嬖御士愛臣也

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今為大夫卿士○葉舒

同葉公楚大夫沈諸梁也字子高為葉縣尹○葉舒

也敗補邁反嬖必惠反徐甫詣反又補弟反字林方

政反賤而得幸曰嬖云便嬖愛妾莊后側良反○子

齊莊也下及注同適丁歷反齊莊側皆反下同○子

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

是以煩○國親失夫其所當親也教煩由信賤也賤者

無一德也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

我力○國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

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仇音求爾

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國

克能也由用也○陳本亦作古陳字若已

○子曰至正義曰此一節明在下羣臣無問大小皆須恭敬謹

慎又君無以小臣而謀大事也○大臣不親百姓不

寧則忠敬不足富貴已過也者沈氏云謂大臣離二

不與上相親政教煩苛故百姓不寧若其如此臣不
忠於君君不敬於臣是忠敬不足所以致然也由君
與臣富貴已過極也○大臣不治而適臣比矣者大
臣不肯為君理治職事由適近之臣與上相親比政
也○適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者適近也言親
近之臣不可不慎擇其人道謂道路言適臣是民之
道路適臣好則人從之好適臣惡則人從之惡也
君母以小謀大者言君無得與小臣而謀大臣之事
也○母以遠言近者無得以遠臣共言近臣之事也

以。母以內圖外者無得以內臣共圖謀外臣之事所
以然者小大之臣意殊遠近之臣不同恐各為明黨
彼此交爭轉相陷害故不圖謀也則大臣不怨通小大
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若若能如此則外內情通小大
意合大臣不怨恨於君也疾猶非也近臣不為人所
非段而遠臣不被障蔽故也葉公之顧命曰母以小
謀敗大作者此葉公顧命之書無用小臣之謀敗損
大臣之作。母以嬖御人疾莊后者莊后謂齊莊之
后。是適夫人也無得以嬖御賤人之為非毀於適去
人。母以嬖御士疾莊士者言母得以嬖御之士非
毀齊莊之士。大夫卿士者覆說言莊士即大夫卿
之典事者士事也。言近以見遠言大以見小互言
之。正義曰言近以見遠謂言近臣親比則遠臣不
親比云言大以見小謂大臣不治小臣治也故云互
言之也。注大臣至陷害。正義曰由大臣執權於
外小臣執命於內或大臣忌小臣或小臣忌大臣所
以內外交爭若共圖謀轉相陷害故所謀之事各於
其黨與大臣謀大臣與小臣謀小臣是各於其黨中

知其過失審悉也。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正義曰知葉公子高者左傳云世本文云臨死遺書

曰顧命者約尚書顧命之篇。子曰至由聖。正義
曰此節明君不信用臣也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
者謂在上不親任其所賢有德之人而信用其所賤
無德者民是以親失者言以此化民效於上失其
所當親惟親愛羣小也。而教是以煩者言羣小被
親既無一德政教所以煩亂也。詩云彼求我則如
不我得此詩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彼幽王
初求我賢人如不得於我言禮命煩多也。執我仇
仇亦不我力者既得賢人執留我仇仇然不堅固亦
不於我上以力而用我引之者證不親其所賢也。
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者
此尚書君陳篇成王戒君陳之辭也言凡人未見聖
道之時如似已不能見既
見聖道亦不能用之也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

褻也言人不溺於所敬者溺謂覆沒不能自理出

也覆乃歷反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

也易以溺人言水人所沐浴自潔清者至於深淵

洪波所當畏慎也由近人之故或沫之游之褻慢而

無戒心以取溺焉有德者亦如水矣初時學其近者

小者以從人事自以為可則侮狎之至於先王大道

性與天命則遂扞格不入迷惑無聞如溺於大水矣

難親親之當肅敬如臨深淵近附近之近注由近

徐戶甲反清如字又才性反洪本又作鴻沫音詳口

潛行為沫游音由悔亡甫反扞胡旦反格戶白反

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費猶惠也言口多寔

言且煩數也過言一出駟馬不能及不可得悔也口

舌所覆亦如溺矣費或為悖費芳貴反注

芳服反又芳又反悖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

可慢易以溺人言民不通於人道而心鄙詐難卒

告諭人君敬慎以臨之則可若陵虐而慢之分崩怨

畔君無所尊亦如溺矣慢本又作漫音故君子不

可以不慎也慎所可褻乃不溺矣太甲曰毋越厥

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越之

言蹙也厥其也覆敗也言無自顛蹙女之政教以自
毀敗虞主田獵之地者也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
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間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
後釋弦發矢為政亦當以已心參於羣臣及萬民可
乃後施也。大音泰覆芳服反注同括古活反于厥
度如字又大各反注同尚書無厥字蹙其
厥反又紀衛反一音厥女音汝儼
魚起反本亦作擬射食亦反下同兌命曰惟口起羞
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貳兌當為
說謂殷高宗之臣傳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
也羞猶辱也衣裳朝祭之服也惟口起履當慎言語

也惟甲冑起兵當慎軍旅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

以為禮也惟干戈省厥躬當恕已不尚害人也兌

作說本亦作說兵尚書作戎笥司吏
反為說音悅下傳說同朝直遙反太甲曰天作孽

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追違猶辟也追逃也魚列

反下同尚書作天作孽猶可違也不可以踰本
又作追平亂反尚書作弗可追無以字辟音避尹吉

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尹

吉亦尹誥也天當為先字之誤忠信為周相助也謂

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

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

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為敗邑或為予

出注羔報

反天依注作先西田反疏子曰至惟終。正義曰此

相息亮反毫步各反疏一節戒慎言之事。小人

溺於水者謂卑賤小人居近川澤者愛翫於水溺覆

沒也多為水所覆故云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水

者言卿大夫之君子以口傷人而致怨恨遂被覆沒

亦如溺於水不能自治也。大人溺於民者大人謂

人君也由君在上陵虐下民則人眾離叛君無所

故溺於民也皆在其所褻慢也者言小人君子大人

所以被沒溺者皆在於褻慢而不能敬慎故致溺也

夫水近於人而溺人者釋上三事所以致溺也

說水溺所由也水若遠於民則人不沒溺但由水

或游之無有誠忌至於洪波浪起亦猶習以為常故

致覆溺也。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者德易狎

者言有德之人初時學其近者淺者謂言可得是易

可親狎至大者遠者莫測其理是難可親也初時易

狎是易也終則難親是溺人也故云易以溺人也

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者說德既竟此還釋

東



口惠不難失在煩數故云而煩也無以實言是易出

也一出言駟馬追之不及是難悔必為物所憾所以

有禍口費易出難悔被害是溺人也。夫民閉於人

塞不通入道故云閉於人也而用心鄙詐故云有鄙

卒難告喻故人君當敬以臨之庶其漸染若又陵慢

則必怨畔則國無民君道便喪溺也民處卑下易可

褻慢終致怨畔是溺人也。太甲曰母越厥命以自

覆也者伊尹戒大甲辭言無得顛越其教命以自覆

東

道如虞人射獸先弩牙以張也。往省括于厥度則

東

釋者謂已心往機間省視箭括當於所射之度乃釋

東

弦而發矢故云則釋言為政之道政教已陳當以已

東

心省此所施政教合於羣下然後乃施之也。兌命

東

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者此尚書篇名傳說戒高宗之辭口為榮辱之主若出言不當則被人所賤故起羞辱也甲冑起兵也。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者害故甲冑起兵也。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者衣裳在篋笥當服之以行禮不可妄加無罪浪以害人。干戈之事當自省已身不可妄加無罪浪以害人。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者若水旱災荒自然有非由人失所致故云天作孽亦可從移辟災是可違也。自作孽故不可逃也。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致禍害故不可逃也。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者吉當為告天當為先言伊尹告太甲云伊尹身之先祖見西方夏邑之君謂禹也夏都在亳西故云西邑也。自周有終相亦惟終者周謂忠信言夏之先君有能忠信得自有其終其輔相之臣亦如先君亦得終父也。引者證人君若脩德行善則能終。親至深淵。正義曰言德易狎而難親若其終始易親則全無溺人之事由其初則易狎後則難親當恒肅敬如臨深淵水若不肅敬則致陷害故云溺人也。

○兌當為說。正義曰尚書序云高宗夢得說。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岩作說命三篇是高宗之臣傳說也。說作書以戒高宗也。○尹吉至亳西。正義曰云尹吉者上經已解尹吉為尹告故此云亦誥也。云天當為先者以天字與先相似故為先也。云忠信為周者國語文也。云伊尹言尹之先祖者鄭君不見古文尚書故云伊尹之先祖據尚書是太甲之篇言尹之往先見夏之先君是身之往先見非謂尹之先祖也。云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者書序云伊尹夫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是始仕於夏也。經云先見西邑夏故知為誥之時就湯矣以鄭不見古文謂言尹誥是伊尹告成湯故云此時就湯矣與尚書同。云夏之邑在亳西者案世本及汲冢古文並云禹都咸陽正當亳西也。及後乃徙安邑鄭以為湯都偃師為亳邑則是安邑亦在亳西也。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

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

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莊齊莊也。好呼報反齊側皆

反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

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先

正先君長也誰能秉國成傷今無此人也成邦之八

成也誰能秉行之不自以所為者正盡勞來百姓憂

念之者與疾時大臣專功爭美昔吾有先正從此至庶民以生摠五句

今詩皆無此語餘在小雅節南山篇或皆逸詩也清

舊才性反一云此詩協韻宜如字上先正當音征誰

能秉國成毛詩無能字勞力報反注勞來君雅曰夏

日者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

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

名也資當為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祈之言是也齊

西偏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

怨天言民恒多怨為其君難雅音牙注同尚書作牙夏日戶嫁反注同尚

書無日字資依注音至尚書作咨連上句疏子曰至

云怨咨祈巨依反徐巨尸反字林上尸反疏曰怨。

正義曰此論君人相須言養人之道不可不慎也。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者此逸詩也正長也。詩人稱昔吾之有先君正長其教令之言分明且清。潔國家所以安也都邑所以成也庶人所以生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者卒盡也言詩人傷今無復有先正之賢故云今日誰能執國之八成。

又當謙退之不自為正者得其正道能用仁恩盡勞
來百姓言今無復有如此之人疾時大臣惟專功爭
美各自為是也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者此
穆王命君牙之辭也言民心難稱所怨恒多夏日暑
熱及雨天之常道細小之人惟曰怨也。資冬所寒
小民亦惟曰怨者至於冬日是大寒之時小人亦惟
曰怨猶言君政雖曰得當人怨之不已是治民難也
○**成**邦之八成也。正義曰案周禮小宰職云掌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
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傳
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
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皆成事品式以聽
治於人。○**雅**書至字也。正義曰言古牙字假雅
守以為牙故尚書以為君牙此為君雅案尚書云小
民惟曰怨咨今此本作資字鄭又讀
資當為至以鄭不見古文尚書故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

類謂比式。行下孟反下行有格。子曰言有物而

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物

謂事驗也格舊法也。是故一故君子多聞質而守

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畧而行之。質猶以也多志

謂博交汎愛人也精知孰慮於眾也精或為清。知

一音智注。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自由也

師庶皆眾也虞度也言出內政教當由女眾之所謀

度眾言同乃行之政教當由一也。度待洛。詩云淑

人君子其儀一也。疏。明下之事長當守其一。則義

不一行無類也者若身之不正言之不信則於義事不能齊一行無有比類言之無恒不可比類也。言有物而行有格也。物謂事之徵驗。格謂舊有法式。言必須有徵驗。行必須有舊法式。既言行不安守。死善道。故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言名志俱善。欲奪不可也。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者。雖多聞。前事當簡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者。謂多以志意博交。况愛亦質少而親之。精知畧而行之者。謂精細而不知孰慮於眾要略而行之。此皆謂聞見雖多。執守簡要也。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者。自由也。師眾也。虞度也。庶眾也。成王戒君陳云。言出入政教當由女眾。人共知謀度。若眾言皆同。乃行之。言政教當由一也。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者。此曹風鳴鳩之篇。刺曹公不均平也。言善人君子。其威儀齊一也。引之者。證為政之道。須齊一也。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正當為匹字之

誤也。匹謂知識朋友。好呼報反。下同。故君子之

朋友有鄉。其惡有方。鄉方喻輩類也。小人徼利其

友無常也。鄉許亮反。又音香。注同。是故邇者不惑

而遠者不疑也。言其可望而知邇近也。詩云。君子

好仇。仇匹也。疏。子曰。至好仇。正義曰。此一節明

匹。偶言君子能愛好其朋友。匹偶以下云。君子好仇

故此正為匹也。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者

言鄉方皆猶輩類也。言君子所親朋友及所惡之人

皆有輩類。言君子善者則為朋友也。既好惡不同。故君子之交。可者與之。不以榮枯為異。是朋友不善者。則可憎惡之。言有常也。若小人唯利是求。所善所惡無恒定也。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由好惡有定。可望貌而知。故近者不惑。遠者不疑也。詩云。

君子好仇者此周南關雎之篇詩意云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此則斷章云君子之人以好人為匹也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

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言此近微利也上鳥路

反下如字著張慮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攸所

也言朋友以禮義相攝正不以貧富貴賤之利也疏

子曰至威儀正義曰此一節明交友之道雅善是

仇以威儀相攝佐也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

者以賢而貧賤則輕絕之是好賢不堅而富貴則

重絕之則惡惡不著也如此者是貪利之人故云雖

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者此

大雅既醉之篇美成王之時太平之時於時朋友羣

臣所以禮義相攝佐之時以威儀

也言不以富貴貧賤而求利者

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私惠謂不以公禮

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言其物不可以為德則

君子不以身留此人也相惠以褻瀆邪辟之物是為

不歸於德歸或為懷遺于季反邪似嗟反詩云人

之好我示我周行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

戶劉反疏子曰至周行正義曰此一節明君子唯

又如字疏以德是與私惠不歸德者言人以私小

恩惠相問遺不歸依道德如此者君子之人不用留

意如此等之人言不受其惠也詩云人之好我示

我周行首此小雅鹿鳴之篇言文王燕飲羣臣愛好

於我示我以忠信之道也周忠信行道也惟以忠信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

言凡人舉事必有後驗也見其軾謂載也敝敗衣也衣或在內新時不

見人苟或言之一本無人字不見如字又賢遍反葛

覃曰服之無射射厭也言已願采葛以為君子之

衣令君子服之無厭言不虛也注同厭於豔反後皆

同令力疏子曰至無射。正義曰此明人言行必慎

呈反也。苟有其車必見其軾者言人苟稱家有車必見

其衣必見其敝者言人苟稱家有衣必見其所著之

衣有終敝也。不虛稱有衣而無敝也。人苟或

之無射者此周南葛覃之篇美后妃之德也詩之本

意言后妃習締綌之事而無厭倦之心此則斷章云

采葛為君子之衣君子得而服之無厭倦也言君子

實得其服而不虛也引之者證人之所行終須有效

也。衣或在內新時不見。正義曰以經云苟有

其車必見其載苟有其衣當言必見其著今乃云必

見其敝以衣初新著時或在內裏人不見也其敝破

棄時乃始見故云必見其敝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

可飾也從猶隨也。則行下注以行同故君子寡言

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以行

為驗虛言無益於善也寡當為顧聲之誤也

顧出注

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玷

缺也言圭之缺尚可磨而平之言之缺無如之何

玷

丁簞反又丁念反下及注同磨莫何反

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

信

允信也展成也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

其集大命于厥躬

奭召公名也作尚書篇名也古

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

為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

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於其

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

龜音釋周田觀文依注

作邵近附近之

重言行之事。言從而行之則言

不可飾也者從隨也謂言在於先而後隨以行之言

當須實不可虛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

者謂行在於前言隨於後論說於行則行當須先實

不可虛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者以其

言行相副之故君子當顧言而行以成其信也。則

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者必須以行為驗不用虛

辭為此之故則人不得虛增大其美事而減小其惡

事由美惡大小皆驗於行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也白圭之玉玷缺

尚可磨而平之此言語玷缺不可為而改之是無如之何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者此詩小雅車攻之篇美宣王之詩也允信也言信實矣君子謂宣王展誠也誠實矣而大成大平也引之者諡言信為本。君奭曰在昔上帝者此周公告君奭之辭也

上帝天也言往昔之時在上天也。周田觀文王之德周當為割田當為申觀當為勸言文王有誠信之德故上天蓋申重獎勸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者以文王誠信故天命之引之者證言當誠信也。周公為師召公不說周公作君爽君爽經云召公為保。爽是爽為召公名也。謂周公既致政仍留為大師召公謂其貪於寵祿故不說也。周公以善告之名篇為君爽故云尚書篇名也。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割申勸寧王之德者以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者為今文尚書以衛賈馬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即鄭注尚書是也。此周字古文為割此田字古文作申此觀字古文為勸皆字體相涉今古錯亂此夫尚書為寧王亦義相涉也。云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者謂今文尚書讀此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厥亂勸寧王之德也。云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者三者謂此禮記及古文尚書并今博士讀皆三者與文各異而古文周田為割申其字近於義理故云古文似

近之云割之言蓋也割蓋聲相近故割讀為蓋謂大蓋申勸之禮尚書猶為割謂割制其義與此不同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况於人乎

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與詩云我龜

既厭不我告猶。猶道也言褻而用之龜厭之不告

以吉凶之道也。兗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

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惡德無恒

之德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

也民將立以為正言放倣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

是為不敬故知因祭祀也云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
不敬鬼神也者言於祭祀之末不可辭此惡德人也
○**曰**羞猶至人也。正義曰此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者是易恒卦巽下震上九三爻辭得正互體為乾乾
有剛健之德體在巽巽為進退是不恒其德也又互
體為兌兌為毀折是將有羞辱也云問正為偵者此
恒其德偵恒卦六五爻辭以陰爻而處尊位是天子
之女又互體兌兌為和說至尊主家之女以和說幹
其家事問正於人故為吉也應在九二又男子之象
體在巽巽為進退是無所定而婦言是從故云夫子
也凶

禮記詳疏卷第五十六

奔喪第三十四

漢鄭氏註

唐孔穎達疏

奔喪第三十四

陸曰鄭云奔喪者居於他邦聞

疏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奔喪者以其居他國聞喪
奔赴之禮此於別錄屬喪服之禮矣實逸曲禮之正
篇也漢興後得古文而禮家又貪其說因合於禮記
耳奔喪禮屬凶禮也鄭云逸禮者漢書藝文志云漢
興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
禮正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其投壺禮
亦此類也又六藝論云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
孔子壁中得古文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前同而
字多異以此言之則此奔喪禮十七篇外既謂之逸
何以下文鄭注又引逸奔喪禮似此奔喪禮外更有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